

美國黑人生活紀實

加德維爾等著 董秋斯譯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出版



美國黑人生活紀實

加德維爾等著
董秋斯譯

生活·讀書·新知

三聯書店



895·Q470·32K·P.118·¥3.80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

一九五一年二月初版

星光印刷廠承印

北京造00001—10000冊

· 發 行 者 ·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

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· 各 地 分 店 ·

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

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

寫在卷首的幾句話

爲了抗美，援朝，保家，衛國，我們仇視，蔑視，鄙視美帝國主義者的運動，已經以各種方式，在各種場合，轟轟烈烈地展開了。不錯，這是一種宣傳。不過我們的宣傳與帝國主義者的宣傳有一個根本不同之點，那就是：帝國主義者的宣傳不是歪曲事實，顛倒黑白，就是造謠誣蔑，無中生有；我們的宣傳則完全從客觀的事實出發，可以說，「無一字無來歷」。

美帝國主義者的罪狀是數說不盡的，其中有它百詞莫解的一端，那就是它多年來加於黑種人的迫害。任何時我們提出這一個問題，就會使得美帝那些能言善辯的代言人俯首無詞，羞愧難當；也使得他們所有花言巧語褪盡了顏色，露出了本來的醜態。

收在這個小冊子裏的，是反映美國黑人生活的幾篇小說，並不是什麼宣傳文章。這幾篇小說的作者，雖然具有一定的正義感，但不並是最進步的作家，有時甚至顯露動搖和退却的痕迹。他們的寫作態度，至多只能說是批判的現實主義，實際上具有很重的自然主義意味。因此，作爲宣傳文章來看，它們是不明確的，沒有力量的。若作爲文學作品來看呢，它們都不免有相當嚴重的缺點。但是，也正因爲這樣，它們對於美帝國主義者所說的「民主個人主義者」對美帝國主義者懷抱一定幻想的人，具有更大的說服力。因爲這是他們「自家人」用

他們所信仰的寫作方式寫出來的呀。

儘管我們說這幾篇小說寫得不够明朗，但是在暴露了美帝殘酷醜惡的本來面目以外，它們也清清楚楚地說明了以下幾點事實：

一、美國的黑人問題，不是一個種族問題或膚色問題，基本上是一個經濟問題，是獨佔資產階級榨取勞動者的問題。應有的推論自然是：只有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。

二、美國帝國主義者在國內所迫害的，斷乎不以黑人爲限，失去生產手段的白種人民大衆，所受到的待遇並不比黑人受到的好多少。因此，美國帝喉舌津津樂道的「民主和自由」，就是對白種人民大衆來說，也完全是一句謊話。

三、美國現代的黑人，不再是黑奴，天錄中的老陶牧，他們不再是摺著鼻子死受的奴隸，他們對自身的力量有了自覺和自信，他們公然對壓迫他們的人表示了反抗的決心。

美國黑人有一千五百萬，佔美國全人口的十分之一，就是不把廣大的受壓迫的白種人民計算在內，一個國家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沒有民主，沒有自由，以至沒有生路，能算是一個民主的自由的國家嗎？它的「生活方式」還有什麼可誇之處呢？

我國有一句古語，「多行不義必自斃」。美國帝國主義者不但壓榨他本國的黑種人，也壓榨他本國的白種

人，同時更要侵略全世界各種族的人民。美國黑白兩種人民正在覺醒中，全世界人民正在覺醒中。各種跡象表明，全世界廣大人民連起手來，向美國主義者算最後一次賬，然後把他送進墳墓，斷乎不是很遙遠的事。我們可以預言，美國黑人將是我們隊伍中很堅決很有力的一部分。

本書最後一篇書評，是我在一九四八年爲中國建設月刊寫的。因爲所評論的是觀點比較正確的一篇小說，可以補充前面幾篇不明確不充分的地方，附加在這裏，我希望可以略具「驚龍點睛」的意思。

這幾篇小說的作者，加德維爾和斯坦倍克，在我所譯的煙草路相持，紅馬駒三部小說中附有或詳或略的介紹，這裏不再贅述了。

末後這幾篇小說都是我三、四年前譯出的，曾經收入跪在上升的太陽下的集子裏，這一次把它們分出來，完全是爲了響應當前的反美運動。因爲分量少，或者可以更容易普及一些。

董秋斯

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廿四日

目次

寫在卷首的幾句話	E · 加德維爾 (一)
跪在上升的太陽下	E · 加德維爾 (一)
星期六下午	E · 加德維爾 (壹)
塔克爾的結局	E · 加德維爾 (四)
老阿伯的悲哀	E · 加德維爾 (五)
女兒	E · 加德維爾 (壹)
凌遲	J · 斯坦倍克 (七)
附錄	
『嶺南的道路』(曹評)	(八)

跪在上升的太陽下

E · 加德維爾

I

一個寒顫透過朗尼全身。他把手從他那瘦削的下額移開，記起了克倫說過的話，這記憶使他現時覺得，他站在阿契·甘諾德面前，讓他的臉被人看見，彷彿是在犯罪。

在那個下午，他和克倫同路去加油站，他當時對克倫說，他怎樣迫切地需要口糧。克倫停了一會兒，把一塊石頭從路上踢開，然後說，假如你替阿契·甘諾德工作久了，你的臉可以瘦得劈開你自己的棺材板。

朗尼轉過身來，坐在汽油唧筒旁的空箱子上，這時他不禁希望他能像克倫一樣不怕阿契·甘諾德。克倫雖然是一個黑人，在他需要東西喫時，他絕不遲疑地去要口糧；當他和他的家人所得不足數時，克倫一直去向阿契聲明，阿契忍受下來，不過他發誓說，一得到機會，他就要把克倫從那地方趕出去。

朗尼不待轉身便知道，克倫同兩三個別的黑人站在加油站的一端，並且在看他。不過爲了某種理由他不能面對克倫的眼睛。

阿契·甘諾德站在陽光中，向靴筒上磨他的指刀。他一再看朗尼那條臥在路中央等著朗尼回家的獵犬。

南子。

「那是你的狗吧，朗尼？」

朗尼嚇了一跳，手伸向下額，遮起那會控訴阿契尅扣口糧的瘦臉。

阿契勞勞拍拍地搓手指，獵犬搖着尾巴站起來，等待招呼。

「阿契先生，我——」

阿契叫狗開始伏地爬向他們，阿契的手指每響一次，它的尾巴搖得更快一點。當它相距幾呎時，它仰過來，四爪朝天躺在地上。

在加油站附近逗留的達德雷·斯密士和吉本·維濕爾笑了。他們方纔倚在牆上，這時挺起身子看阿契要作什麼了。

阿契把更多的煙草汁吐在靴筒上，又磨了磨那把指刀。

「不拘怎樣，那是一條什麼狗呵，朗尼？」阿契說道：「在我看來，這可能是一條捉狗呢。」

朗尼覺得出克倫·亨利的眼光鑽進他的後腦。假如阿契·甘諾德向克倫的狗搓手，並且像這樣稱呼它，他不知道克倫會作什麼。

「它的尾巴在一隻狸狗或鳥狗未免太長了，是不是，阿契？」朗尼身後什麼人高聲笑着說道。

這時大家都笑了，連阿契也在內。他們看朗尼，等來聽他對阿契說什麼。

「這是一頭捉狗嗎，朗尼？」阿契又搓着手指說道。

「阿契先生，我——」

「假如他沒有作鳥狗或狐狗的影子，你也不必爲了它害羞呵，朗尼，每個人住宅附近都要有一條狗，當你急需用和兔子時，可以由他去捉呀。捉狗是一種很高尚的動物，我過去也曾以有一頭自豪呢。」

大家都笑了。

阿契·甘諾德就要去捉雨子的尾巴了。朗尼坐起來，把頸子扭到他觸及加油站另一端的克倫·亨利的眼光。克倫帶着不含糊的意義看他，他那下午說，替阿契作工的人都不應當忍受短少的口糧。他這時眼中含有說話時同一的神氣。朗尼低下頭，他想不出一個黑人怎能比他更勇敢。像這樣的時候是很多的，他肯犧牲他所有的一切來同他換一換位置呢。

「你這條狗的毛病，朗尼，是它的脚上太重了。替它減輕一點重量，使它變成捉狗，這辦法你不以為很好嗎？」這時朗尼記起克倫·亨利說過，假如阿契·甘諾德什麼時候割去他的狗的尾巴，他會作什麼。朗尼知道，克倫也知道，別人也都知道，那就會把阿契所等待的機會給了他。他曾經說過，只要克倫略一侵犯他的地盤，或略一同他頂嘴，他便作其餘的一切。大家都知道阿契話中的意義，假如克倫不轉身而逃，那就更加顯然了。而克

倫在本地住了十五年，從來不會逃避任何人呢。

當朗尼驚服克倫時，阿契伸手捉住南子的尾巴。南子好像以為阿契同它玩耍。它回過頭來舐阿契的手。他用刀柄敲它的鼻樑。

「這是一條很好玩的狗，朗尼。」阿契一面說，一面捉得更近尾巴根，「不過，像他這樣大的狗，特別當他要作捉狗時，它的尾巴就太長了。」

朗尼艱難地嚙唾沫。

「阿契先生，這是一條很好的追兔狗呵。我——」

「不要說啦，朗尼。」阿契一面說，一面在狗尾巴上磨刀刃，「我一生從來不曾見過一條需要這末長的尾巴來捉兔子的獵犬，在一條普普通通的捉狗，這尾巴是太長了。」

朗尼無望地看達德雷·斯密士和別的人們。他們都不肯作任何幫助。由他來阻止阿契是沒有用處的，因為阿契·甘諾德一旦決心要作一件事，他肯受任何阻撓。朗尼知道，假如他略一表示忿怒或怨恨，阿契會在當晚日落以前把他趕出農場去。克倫·亨利是唯一肯幫助他的人，不過克倫……

加油站兩邊的白種人和黑種人都等來看朗尼要作什麼。他們大家都希望他會為他的狗鬪爭一番。假如任何人有阻止阿契割斷狗尾巴的勇氣，就不會有這種事了。不過，事實很顯然，阿契的佃戶之一的朗尼怕說話。

克倫·亨利可能那樣作；克倫是唯一可能去阻止阿契的人，即使引起糾紛，也在所不顧。他們都知道，阿契會堅持驅逐克倫出境，或用亂鎗打死他。

「我相信你沒有問題了，是不是，朗尼？」阿契說道。「我似乎未聽見任何反對。」

克倫·亨利向前走了幾步，然後停下來。

阿契看着朗尼的臉笑了，同時把兩子扯起來。那條獵犬又痛又驚地叫起來，阿契下死力踢它，使它不能出聲。

朗尼退縮了。他不能忍心看任何人像那樣踢他的狗。

「阿契先生，我……」

他的喉嚨的收縮幾乎使他有一些時候不能出氣，他不得不張大嘴用力呼吸。他周圍的別的白種人都不出聲。沒有人喜歡看一條狗像那樣捱罵。

朗尼可以從眼角上看見加油站的另一端。他看見有幾個黑種人走到克倫後面，握住他的工人褲，克倫向張開的兩腳中間的地上吐唾沫，但他無意從他們手中掙脫。

「既然我不聽見反對，我相信割掉它是沒有問題了。」阿契一面說，一面吐唾沫。

朗尼的頭俯向前方，他只能看見南子的後腳。他原是來乞求一片醃豬肉和一點糖醬，或別的什麼。現時，不

拘家裏的人們餓得多末厲害，他不知道他能否有請求口糧的決心了。

「我總要先徵求同意，」阿契說道。「假如有人反對，我便不要冒冒失失地割一條尾巴。那是不對的，你老，那斷乎不是天公地道的。」

阿契把狗尾握緊，把刀刃放在離臀部兩三吋的地方。在那些旁觀者眼中，彷彿他嘴裏在分泌唾液，因為煙汗開始流下他的嘴角。他抬起手背來擦嘴。

一輛喧聲很大的汽車從紅色的深沙上開來。當它開過時，大家都抬起頭來，看車上是誰。

朗尼看了一眼，但他拾不起眼睛睇來。他的頭又垂下來。垂到他覺得他那瘦削的下頷刺進他的胸膛。他當時想知道阿契是否注意到他的臉是多末瘦。

「我在舍下養有兩三條捉狗，」阿契一面說，一面在狗尾巴上磨刀刃，彷彿那是一條磨刀皮帶。惹得圍攏他們的人們都露出笑容。「不過我斷乎看不出捉狗有長尾巴的道理。當我打發它們去捉一頭豬或一頭兔子來作晚餐時，長尾巴只能妨礙它們。」

一面用左手拉，一面用右手推，阿契·甘諾德割下那條狗尾巴來，割得那末快，那末容易，彷彿他在牧場上割一支莖牛回家的柳條軟鞭。尾巴一鬆開，那條狗便向前跳去，跳出阿契手伸得到的地方，開始噉叫起來，叫得那末大聲，半哩以內都可以聽見了。南子停下一次，向後看阿契，隨即跳向路中央，一面跳躍，一面轉圈子。它不斷

地嚷叫，不斷地咬它那流血的尾巴根。

阿契仰起身子，一隻手旋轉那條切斷的尾巴，一面向靴筒上擦擦刀刃。他看那在紅沙土中轉着圈子追自己的朗尼的狗。

當時大家都無話可說。朗尼盡可能不看他的狗的痛楚，也強迫自己不看克倫·亨利。隨後，他閉着眼睛想他爲什麼這些年留在阿契·甘諾德的農場上，依短少的口糧爲生，不斷地瘦下去。他這時知道，克倫所說，阿契的佃戶們的臉會瘦得足以削自己的棺材板，這話是多末真實。當他摸到牙床骨時，他的手垂下來，露出雙腿的縫。

像他這樣饑餓，他知道，即使阿契當時給他一些口糧，也斷乎不夠他們下一個星期喫。他的老婆海提已經餓壞了，還在田裏作工，他的父親馬可·牛桑耳聾了上二十年，總在問他，爲什麼家裏永遠沒有足夠的糧食，可以使他們結結實實地喫一頓。朗尼的頭更向前垂下一點，他覺得出他的眼睛變濕了。

他那瘦削的下頷壓在胸膛上，使他非常不舒服，他不得不終於抬起頭來，以減輕它的痛苦。

當他抬起頭來時，他首先看見的是阿契·甘諾德在左手裏轉兩子的尾巴。阿契·甘諾德家中有滿滿一箱狗尾巴。自從有人記得起的時候起，他已經在割狗尾巴，在那許多年間，他已經收集了一大批。他是那末以此自豪，他把那個箱子鎖起來，把鑰匙用繩子懸在他的頸子上。在星期日下午，當傳教士造訪時，或當成羣的人在

前廊上偃臥講故事時，阿契便把這些東西陳列出來。從記憶中指名每一條尾巴，彷彿他在上面附有簽條一般。克倫·亨利已經離開加油站，獨自走向去農場的大路。克倫·亨利的住處在阿契的大房子下面一簇黑人木屋中，他回去時必須經過朗尼的房子。朗尼正要起身離開，他看見阿契在看他，他不知阿契是看他的瘦臉呢，還是看他是否站起來與克倫一同上路。

離開的念頭使他想起他來這裏的理由。在當晚晚餐前，他必得有一點口糧，不拘多末少。

「阿契先生，我……」

阿契瞪了他一會兒，好像他轉過身來聽一種先前不曾聽過的聲音。

朗尼閉起嘴來，想知道阿契是否要說一說他的樣子是怎樣瘦和怎樣餓。但阿契卻在想別的什麼。他一面用手拍他的腿，一面高聲笑起來。

「我有時希望黑人有尾巴。」阿契一面說，一面把南子的尾巴圍成一個球放進衣袋。「我與其割掉一堆狗尾巴，不如割掉一堆黑人的尾巴。理由之一是可割的就更多了。」

達德雷·斯密士和他們身後的什麼人發出短短的笑聲。笑聲的消沉與其發生同樣突然。

聽見阿契的話的黑人們，腳在沙子上移動，向後退卻。只消幾分鐘後，加油站附近沒有一個留下來。他們走上紅木屋後的大路，終於看不見了。

阿契站起來，欠伸了一下。太陽在下沈，十月的空氣中不再是適意的了。「得，我想我要回家去喫一點晚飯了。」他說道。

他緩緩地走到路中央，然後停下來看沿着溝子退卻的兩子。

「沒有人與我同路嗎？」他問道。「你是什麼毛病，朗尼？回家喫晚飯，是不是？」

「阿契先生，我……」

朗尼不覺跳起來，他本想討一點醃肉和糖醬，可能再討一點玉米麵；但當他張嘴時，話不肯出來。他向前走了幾步，然後搖起頭來。假如他說一個「不」字，他不知道阿契會說什麼或作什麼。

「海提會找你呢。」阿契一面說，一面轉過身來走了。

他把手伸進褲後袋，拿出兩子的尾巴來。當他走向通遠處大房子的大路時，他開始旋轉那條狗尾巴。

達德雷·斯密士走進加油站，別人也都走了。

在阿契已經走了幾百碼以後，朗尼沈重地坐在瓦斯韋筒旁的箱子上。當阿契對他說話時，他曾經從箱子上起來。他這時沈重地坐下，雙肩下垂，雙臂落在伸出的兩腿中間。

朗尼不知道他的眼睛閉了多末久，但當睜開時，他看見兩子臥在他的兩腳中間，祇那被割斷的尾巴。當他看它時，他覺得他那鋒銳的下額尖又刺進他的胸膛。不久他身後的門砰的一聲關起，一分鐘後他可以聽見遠

德雷·斯密士離開加油站回家了。

II

朗尼時醒時睡地過了幾個鐘頭，他忽然清醒過來。海提又搖他了，他靠着臂肘欠起身子，想看穿室中的黑暗，他不知道那是什麼時候，但可以斷定離出太陽還有幾平兩個鐘頭呢。

「朗尼，」海提又在寒冷的夜間空氣中顫抖着說道：「你爸不在屋子裏呢。」

朗尼在床上坐直。

「你怎知道他不在？」他說道。

「我自從上床後，一直睡不着，我聽見他走出去，他已經去了這末久了。」

「或許他不遇出去一會兒，」朗尼一面說，一面轉過身來，想從臥室的窗子向外看。

「你知道我說的是什麼，朗尼，」海提堅持道：「你爸出去得太久了。」

他們兩個一聲不響地坐了幾分鐘，聽馬可·牛桑的動靜。

朗尼起來，點上一盞燈。哆嗦着穿上襯衫，工人褲，和鞋子。他把鞋帶結成死結，因為他在黯淡的燈光中看不清楚。窗子外幾乎是烏黑的，朗尼覺得出吹面的潮濕的十月風。